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85
30 Jan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八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萨利姆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斋藤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里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默里先生

莫伊尼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918)

主席：按照上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布隆迪、古巴、埃及、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突尼斯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們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也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卡里姆先生、布隆迪代表米卡纳古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牙买加代表霍尔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利比里亚代表米尼康先生、马里代表西塞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赫幸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曼纳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我这里有一份秘书处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编写的长达二十八页的报告，它只是叙述安理会最近对纳米比亚所采取的行动。反映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所做事情的同类文件就会庞大得多，因为，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已经达成了一项结论，这项结论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反映出国际大家庭绝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但是，让我们先回到那份较短的文件。它载有安理会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起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理会最后一次通过一项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止，这段期间内所通过的十六个决议的全文。

这就是说，这个肩负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每一年通过两个，或者每五个月通过一个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决议的各项规定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决议一再指出，安理会各理事国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确认纳米比亚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以及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他们也认为，南非部队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可能导致危害非洲南部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它们要求那些和比勒陀利亚政府有特殊关系的联合国会员国尽量说服它采取同本组织所订下的原则比较一致的行动方针。

当然，我不必继续把这些决议读出来，因为，我知道理事会各理事国对它们都很熟悉，当各理事国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它们会考虑到这些决议的。我只是想提一下安理会所作出的一些决定，比如说，四年前，安理会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通过的第301(197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9段内的决定。安理会在这个决定中宣告，南非政府如果再拒绝或延迟撤出纳米比亚，就可能造成有害于维持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局势。

安理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通过的第323(1972)号决议也提到这个问题，安理会在该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中指出，经秘书长代表咨商过的绝大多数意见明确反对并要求立刻废除“班图斯坦”政策，要求南非行政当局马上撤出纳米比亚，要求给予该领土以国家独立和保持其领土完整。安理会也指出，绝大多数纳米比

亚人民的意见和联合国对这个问题采取的一贯立场是一致的。

安理会很清楚地知道，最近一次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66(1974) 号决议要求：

“……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这项宣言应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

其余的事情，本机构各理事国是一清二楚的。各理事国都知道南非政权作了些什么答复。它们又知道发生了那些不幸的情况使联合国的这个机构不能履行它的责任，甚至使它不能与它过去的决定前后一致。三张否决票就使安理会无法采取适当的措施，无法按照宪章和安理会的职责继续审议和处理纳米比亚问题。

现在，我们又要再开会审议安理会曾不止一次指出的危害着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我们等了很久都等不到南非的回答，那些有能力进行调解的联合国会员国也从来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们只好再开一次会。不过，安理会这次会议倒有一些新的东西，那就是：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代表博萨先生突然又来到我们的会议厅。这位南非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发言人来到这里，根本不是为我们带来安理会自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以来期望听到的答复，甚至到了这么晚的地步，他还不说他所以在会议厅出现，是因为他承认，即使是有限度地承认联合国的这个机构在南非篡夺的那块领土上所扮演的角色；他来到这里也不是为了通知安理会理事国他的政府愿意修改那个受到国际大家庭明确谴责的政策。相反的，他是来提醒安理会纳米比亚的局势正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他来告诉安理会，南非政权连想都没想过要改变它那臭名昭彰的政策。他又一次说明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蔑视国际舆论，坚持长期压迫南非的非洲人民和纳米比亚的被压迫人民，它行径的厚颜无耻不亚于早期的好望角殖民地那些组织和推动奴隶贸易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行径，好象世界从那时起一点进步也没有，当时，

殖民主义者开始肆意屠杀前西南非洲的人民，不断掠夺土地和牲畜，更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非洲的土著人民。安理会或本组织很难有机会听到比南非代表一月二十七日的发言更为露骨的讲话。他一开始就咬定安理会国际法院、大会和全人类通通都不对。他抱着不切实际的态度，违背了他所谓该领土“人民”的利益。他把他的政府描绘成好象在他仍然坚称为西南非洲的历史和问题上是完全清白的，他这次再来，就象老殖民主义者一样，以救世主的身分自居，标榜他的政权要在非洲人民间执行历史性或家长式的使命。

让我们看一下博萨先生的典型发言中的一段：

“既然西南非并没有一个同种的民族存在，自决方面的进展，如果不想强迫推行，就必须根据有关各民族之间的协议来进行。因此，南非的任务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任务就是促使该领土各民族达成协议，而不强迫他们接受某一个解决办法。”（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英文本第43页）。

自从第一批奴隶贸易者来到纳米比亚以后，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就试图要人们相信，住在这块领土上的人民是不能管理自己的，他们必须等待白人的慷慨施舍，带领他们走上和平与谐和的发展的道路。这是殖民主义者灌输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很久以前自臭名昭彰的纳粹之父，海因里希·戈林先生开始对该领土进行殖民统治后就出现了。这也是其他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头子的态度，他们有些人同那位在安理会发言的先生更是同名同姓的，南非政权也继续以这种态度和借口，拒不承认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吃过殖民主义苦头的非洲人民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历史经验证明，事实刚好相反。纳米比亚人民建立进步和民主社会的根本先决条件是压迫者和那些攻击和掠夺这块领土的人的马上撤退，他们压迫当地人民已经那么久了，国际社会实在再也不能容许我们单是继续通过一些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决议。

博萨先生在他发言中曾就其它非洲问题作出评论，我将于稍后时间简单地予以

回答，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你促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在谈论纳米比亚时不要离题的主张，因为，纳米比亚问题本身就十分重要，值得我们专门去审议的。当然，如果安理会各理事国想要谈的话，我国代表团随时都愿意讨论安哥拉的局势或任何其它安理会想谈的问题。不过，在博萨先生在安理会发言正在吹嘘南非政策的优点，甚至胡说它愿意同其它非洲国家为和平与合作共同努力的时候，几乎同时，南非另一位跟他同名同姓的发言人说了些什么话，我认为是值得载在安理会记录内的。我收到了一份英国新闻机构路透社一月二十八日自开普敦发出的电讯，电文是这样写的（用英语宣读）

“今天，南非政府提出了一个法案，规定武装部队有权越过国界去抵抗任何对安全的威胁。这个称为国防修正法的法案把南非订为‘赤道以南的非洲地区’。”

电讯继续解释说，在以前尚不能越过南非边界时，该国的士兵如要越过国界，就必须提出一些证件，证明他是自愿的。电讯继续说，这个法案是由国防部长彼得·博萨先生提出的，他希望法案将于下月底成为法律。在电讯中，共和国的国防事务规定为：

（用英语宣读）

“镇压共和国以外的任何武装冲突，只要共和国总统认为这种冲突威胁着或也许可能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

我再说一遍，另一位博萨先生在这个法案中提出的关于今后南非的地理界限是“赤道以南的非洲地区”。

为了对南非代表公平起见，我好奇地看了一下他分发的文件，里面载有一张非洲大陆的地图，安理会各位理事可以从这张地图中看到赤道的位置。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看了一下这条赤道线和南非军队的势力范围。根据南非代表团分发的地图和路透社的电讯，到下月月底，种族主义者可以随意干涉的地区将遍及二十个非

洲国家，其中十九个是享有主权的和独立的国家——另一个则是纳米比亚——它们几乎全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有些在这里参加会议。

难怪在今天一份重要的非洲报纸，达累斯萨拉姆《每日新闻》的头版中载有一则强硬的社论，就南非国会正在审议的有关修正法案提案作出了回答。《每日新闻》恰当地强调了南非声明对所有非洲国家，从扎伊尔、肯尼亚、加蓬南下至所有地区所构成的威胁，并呼吁非洲人民在这种威胁面前加倍警惕，继续加紧进行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

谁也不能否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存在给和平、国际安全和非洲的独立与自由带来了长期的威胁。南非广大群众遭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和种族压迫。南非不顾国际社会的一再要求，把这种剥削非法地扩大到纳米比亚，并且利用和继续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略其它邻近地区，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基地。我刚才已说过，南非侵略性行动的唯一界限是赤道。

不过，这只是种族主义政权官方的和对外公开的政策。我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另一则英国新闻，伦敦《卫报》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其中引述南非国防部在当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这份南非文件提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并承认南非部队在镇压当时葡萄牙殖民地和罗得西亚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所已扮演的角色。根据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伦敦《卫报》的消息，南非国防部长是这样说的：

(用英语宣读)

“我不想散播惊慌，但我必须明白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就一直进行着小规模的战争，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继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南非侵犯非洲人民的例子是数不清的，不但数不清，数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比勒陀利亚头子显然有点粗心大意，不但把他们奴役现在正受着他们压迫的非洲人民的阴谋，甚至把奴役全体非洲人民的阴谋都泄露给全世界了。因此，我们相信，是时候了，

安理会应当估量它迄今就纳米比亚问题所已采取的种种行动，并注意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以来所发生的或者从没有发生的事情，以便最后采取有力的措施，执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一再通过的决定。是时候了，安理会应当明白地和毫不含糊地表示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他们正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行使独立的神圣权利而英勇斗争。是时候了，安理会应当根据大会的再三宣告和本身的决定，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66(1974)号决议，行动起来。

南非代表在发言中曾提出了别的意见，我们不打算对它们作特别的回答，因为这个发言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府对联合国和世界舆论的蔑视，它的用心显然是企图转移安理会对手头的重要工作的注意力。我唯一要说的是，我们在外交上、政治上、精神和物质上对安哥拉人民的支持是我们建立在我们一贯主张的原则上的国际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我们是应它的合法政府，以阿戈什蒂纽·内图同志为首的政府的要求向该国提供援助的，这个政府已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大多数成员国以及数十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认。

不过，我们必须感谢比勒陀利亚代表冗长而反共的训话，我们大家都上了一堂绝妙的课。博萨先生反共、反苏的仇恨证明了苏联、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捍卫社会主义的力量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诚恳的朋友。非洲各国、非洲人民将不会为种族主义者和职业诽谤者的谎言所蒙骗，这种人是谁也骗不了的。非洲人民知道谁是他们的朋友，那就是在反对种族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始终支持他们的人；在这些朋友中，我国一向是，而将来也继续是他们所信赖的。

谢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辩论。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牙买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霍尔先生（牙买加）：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元月份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们希望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能够有效地处理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严重国际局势。

安全理事会现在再次开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我国政府很感谢安理会让我们参加对这个问题的辩论。

几个月前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安全理事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英国和法国，否决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同时遭受三重否决的第二次。这种现象第一次发生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这两次三重否决都是由同样三个国家行使，并且都是与被国际社会所唾弃的南非政府的行动有关。

联合国的许多机构通过了不少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事实上安理会也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通过了第366(1974)个决议案。这个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要求南非从这块领土撤出并承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在这个决议里，安全理事会决定继续注意这件事情以便审查南非遵守决议规定的情况，目的在如果南非不遵守决议规定时可以考虑按照宪章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结果，南非重申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接着便是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夏天表现出它对这种不妥协的行为无能为力。

大会并不因安全理事会对这件事的审议结果而失去勇气，仍然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一百一十票对零票，七票弃权的绝大多数通过了第3399(XXX)号决议。弃权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联合王国和美国。在那与种族主义少数人有效地奴役着本地人民这件事有关的决议上，这些国家居然投了弃权票。

对这些弃权的国家，国际新闻界发出了些什么道义声伐没有？然而，很多国家在最近，事实上现在仍然受到国际新闻界的剧烈中伤，因为这些国家在表决是非曲直

并没这么清楚的其他问题时弃了权。那些塑造国际舆论并企图把国际道德标准强加于人的，他们自己公平、客观的程度就是如此。

给予纳米比亚人民基本人权，根除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他们的剥削，停止强加在这些受难人民身上的恐怖统治，——所有这些正义的措施都成为拥有巨额投资的跨国公司贪婪野心之下的牺牲品。这些贩卖死亡和毁灭的商人对那些弃权国的政治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压力。

我们应该表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二十四国委员会的不断努力，它们提请了国际社会注意纳米比亚目前的情况。在这种集中注意下，受其同伙支持和唆使的南非的行为，就无所遁逃骗不了国际社会了。

几天以前，安全理事会听了南非代表有关南非政府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那个声明表示南非政府对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蔑视。这个声明正反映了弥漫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中的偏执狂。

相当时间以来大会已认识到纳米比亚的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种认识的正确性已经由南非侵略独立国安哥拉这一事实有力地证实了。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居然有此蛮勇来到这里为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南非侵略安哥拉找借口，说那是为了进行讨论而安排的一排人的演习——我再说一遍：是为了进行讨论——目的在使卡卢奎水坝工人复工。这真是对我们大家的莫大侮辱。

我国政府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在南部非洲扩大势力范围的行动，也谴责所有支持这种军事阴谋的人。我们欢迎最近的消息，说南非部队受到军事政治双重压力正被逐出安哥拉，我们希望看到有一天，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在类似情况下被赶出纳米比亚。

南非的真正目的在于延续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在S/11948号文件第19页第2段所载南非外交部长把纳米比亚的城镇沃尔维斯湾指为南非港口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南非把纳米比亚军事化的目的何在？如果不是为了向邻国发动侵

略，那么格鲁特方丹军事基地的目的是什么？本月初在达喀尔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和人权的达喀尔宣言明白指出这种军事化的目的在于巩固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正当反抗、以及以纳米比亚作为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基地。

许多发言人都要求把整个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能采取措施强迫南非接受这个要求。我国政府认为圭亚那代表团昨天提出的决议草案，是现阶段应当期望的最低限度的立场。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全体一致通过这个草案。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看到各民族解放运动为争取民族自由跟外来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统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取得胜利成功。就这一点来说，非洲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提供了光辉的榜样。事实上，我们最近还亲眼看到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民战胜存在了五百年的殖民国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正沿着那些成功的解放运动的足迹前进，我国政府完全支持该组织的解放战争。

我国政府认为纳米比亚的独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他们一定会取得独立。不过，国际大家庭有法律义务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以维护其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非洲该地区最近的局势要求本理事会尽速执行大会第3399(XXX)号决议所要求的行动。

不管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一系列会议的结果如何，我国政府仍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的代表——西南非民组，同时继续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以及那些因与该政权维持军事、外交、经济、领事或其他关系而与该政权狼狈为奸的所有国家。

主席：谢谢牙买加代表对我担任主席所表示的信任。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里代表。按照惯例，我请马里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坎特先生（马里）：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借此机会通过你谢谢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使我国代表团有机会来参加它们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工作。 非洲各国对这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极为关切。

主席先生，亲爱的兄弟，我国代表团也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你是同我国具有极亲密关系的兄弟般国家的优秀儿子。

安全理事会在中东问题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标示了你杰出的才干和你真诚积极地致力于捍卫宪章的崇高原则。 我们深信，目前的辩论将使我们可以在解放纳米比亚的道路上迈出重大的一步。

今天审议中的问题是本组织自成立以来所处理过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的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同联合国的争执早在一九四七年便开始了。这一年，南非通知联合国，断然拒绝把当时称为西南非的非自治领土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之下。 从此，比勒陀利亚当局便一直藐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定和建议。我们不想详细讲述这个问题，只想指出联合国各主管机构在这个问题上通过的决定的确很多。 不过，我们希望谈谈联合国各机构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面对南非的顽固态度的情况下，大会根据宪章的规定通过了一项关于终止南非对西南非的委任统治并把该非自治领土置于直接托管之下的决议。 国际大家庭于一九六七年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来负责管理这块领土并指派一位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打算以此来强调它决心有效地履行它对西南非的委托统治的责任。

可是，尽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出了各种建议和告诫，尽管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宣布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还是继续霸占这块受国际托管的领土。 此外，它正在那里不分青红皂白地施行镇压手段，有系统地把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该领土，并疯狂地推

行所谓的班图斯坦政策，以期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统一和民族特性。

马里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召开的所谓制宪会议同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利益背道而驰。该法西斯政权设法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导演这幕闹剧，以欺骗世界舆论；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它的阴谋是要扶植一批傀儡，以便它可以继续无限期地奴役该领土的人民。

今天，大家都知道，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霸占纳米比亚的行径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独立部分的非洲是有理由对此感到忧虑的。

昨天，比勒陀利亚政权威胁赞比亚的领土完整；今天，南非军队又以纳米比亚为主要的前进基地，公开侵略年青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非洲一致谴责这种侵略行径。

种族隔离的鼓吹者麻木不仁，厚颜无耻，这是由于本组织不肯利用宪章的各项有关规定来压制南非妄图长期统治纳米比亚的顽固决心所造成的。

南部非洲白人政权的一些盟国，根据非正式的协定和不顾联合国有关各项决议，向该政权提供战斗机、重型直升机、坦克和所谓的常规武器。我们认为，这些武器和装备，并不象我们每一次提出抗议时它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用来保卫该国的，而是用来破坏非洲各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假借所谓基督教及西方文明的名义来屠杀平民的。今天，这些国家一定会同意我们这种看法的。无独有偶，它们的这些借口，正是比勒陀利亚当局用来为它对年青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卑怯和野蛮的侵略行径辩护的借口。在这个集团中，没有一个国家曾谴责过这种新的挑衅行动。是否因为受害者是非洲人，才有这种保持沉默的密约呢？我们希望不是，但是，我们不能不记起一九六〇年代所进行的狂妄的斯坦利维尔空投行动。这次空投行动假定是要搭救几十个据说是受到战斗威胁的欧洲人，可是，不巧这场战斗发生的地点却远离这个市镇。

我们倒不想认定它们是帮凶，因为我们不愿相信它们会赞同比勒陀利亚政权所鼓吹的那种只表现在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中的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其实，至少它们在向我们发言时也对这种政策加以谴责。

然而，它们并不是全都保持沉默，有一些还是声嘶力竭地把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侵略同苏联和古巴根据正当缔结的国际协定给予安哥拉的宝贵和有效的援助相提并论，这些援助是用来捍卫安哥拉的独立的。

它们的这些责备——如果都算是责备的话，其唯一目的就是企图制造某种程度的混乱，以便促进殖民主义重新征服安哥拉并为此辩护。

但是，世界人民是不会受骗的；幸运的是，他们和我们一样，认识到苏联和古巴从安哥拉发生武装斗争以来，即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便一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爱国志士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而那些今天批评他们的国家那时却用武器来装备两个恶梦式的人物，萨拉萨尔和卡塔诺，的远征军以反对安哥拉人民。此外，我们很有把握地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当然包括古巴以及西欧的各民主组织，不遗余力地对全世界为反对殖民统治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给予无私的和有效的援助。这样，它们就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联合国的会籍普遍原则，为维持和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全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证人。

这些合法的和道义上的援助正巧，是符合本组织关于全世界人民解放的种种有关决议的，人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援助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所进行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相比较。

本组织不是在许多决议中责成各会员国对各个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各式各样的援助吗？

如果没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援助，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今天会存在吗？

这是人们在面对某些人的指控时必定会提出的问题。

虽然南非的代表在他的许多发言中，似乎都说某些人在幕后操纵着南非，至少他作过这样的暗示，然而我们不希望作出这个结论。

我相信为了再次指出南非继续霸占纳米比亚对非洲各国的安全和对和平所造成的危险，这些附带说明是很有必要的。

今天，我们看到局势在急剧地发展。比勒陀利亚当局在颁布总动员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它们有权将其“军事行动”扩展到国境之外。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行径在史册上是绝无仅有的。

即使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根据国内法或在任何声明中，狂妄地冒称取得过这种特权。

同时，被摒弃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并且是南非的邻国的另一个政权，伊恩·史密斯反叛集团，智穷计尽地妄图在南罗得西亚制造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以便在它们阴谋于南部非洲造成的种族对峙状态中，帮助它的比勒陀利亚的老搭档。

纳米比亚这块国际托管领土竟成为非洲殖民主义的最后据点，这不是很荒谬么？

种族隔离的代表要求联合国控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而他所代表的这个愚蠢的，三十年来一直被摒弃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政权却拒绝撤出一块在联合国托管下的领土，这不又是很荒谬么？

种族隔离的鼓吹者说，纳米比亚居民的多元性质是该领土获得政治解放的障碍，这不也是很荒谬么？难道南非的居民是同一个种族么？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那一个国家的居民是同一个种族呢？世界各国的人民，无一不是由不同的种族、种族集团和部落组成的。这种现象并不是非洲独有的。

的确，象这种自相矛盾的荒谬说法实在够多了。

安全理事会必须直截了当地驳斥比勒陀利亚政权拖拖拉拉的论调。

我们期望南非代表换换调子，而不是要听他象过去一样，俗不可耐地替自己的立场辩护。

我们以为，比勒陀利亚会利用本组织停止其会员权利的机会来作深刻的自我检讨。

我们以为，它会到我们这里来说，我们将放弃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采的顽固态度，并且准备为了联合国的利益撤出纳米比亚。

可是，象过去一样，种族隔离的鼓吹者是不够聪明的，要是他们变得聪明了，那才真奇怪呢。比勒陀利亚的盟国一定会了解它们的所作所为只能有助于鼓励比勒陀利亚推行其政策。我们同意，一些国家的诚意被南非的朋友们利用了。既然这些国家为了改变比勒陀利亚的顽固态度而对双方的阴谋施加压力的作法现在已被证实无效，它们就必须改变想法，决定同联合国积极合作以解放纳米比亚。现在是它们用具体行动而不是用言语来向它们的非洲朋友们证明下列事情的时候了：国际安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非洲白人政权蓄意破坏和平，它们在欧洲鼓吹的缓和就得不到加强。互相依存和我们的共同命运使这些成为必要。现在风云紧急，不是犹豫不决的时候，因为从南部非洲已经传来阵阵炮火的隆隆声。这就是我们以正义和他们所宣称的友谊的名义向我们西欧的朋友们所发出的呼吁。

反对共产主义并不能作为它们同南非缔结任何联盟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减轻南非破坏和平行径的证据。本组织的这个反叛会员国三十年来对一切诉之于理性的呼吁和联合国的一切建议都充耳不闻。现在一切都明朗化了，我们也拥有大量的事实。我们无限期的迟疑不决只能使比勒陀利亚更加大胆。比勒陀利亚并不因控制纳米比亚而感到满足，它还要利用纳米比亚来征服其他非洲国家。它利用安

哥拉问题作为它充当南部非洲的警察的借口。 我们应该了解，非洲人民正象其他各国人民一样，可以对他们自己的命运负责。 只有安哥拉政府才有权处理安哥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的前总理周恩来，于一九六八年在访问东非洲之后说：非洲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 为了证实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话，我要说，非洲现在已经长大了，再也不能让外面的力量通过其傀儡中间人或内奸来为它作出决定。 昨天，莫桑比克人民和几内亚人民分别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几佛非独立党的旗帜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今天，安哥拉人民在以他们的杰出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博士为首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下刚刚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明天，纳米比亚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也将分别在西南非民组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下作出自己的选择。 这不是幻想，而是历史的规律。 然而，非洲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宗派主义者的世界，而是人道主义者的世界，要向全世界开放。 他们献身于那些成为人类和各民族力量的崇高道德价值。

南非从纳米比亚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行径给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中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一面。 安理会的决定必须把种族隔离政策的鼓吹者非法霸占这块国际托管领土所能引起的不幸后果考虑在内。 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很重很重的。 因为要靠它来挫败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所策划的种族对峙的阴谋。 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阿扎尼亚饱受折磨的人民，密切注意今天安全理事会的活动。 这是他们在到达有进无退的地步之前最后可以求助的地方。 他们指望安理会能作出坚定的决定，反映白人政权对非洲大陆这个地区的千千万万男女儿童的生命和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 此外，南非的扩张主义如果不及时加以遏止，南部非洲势必卷入一场后果难料的致命的种族战争中。

我们一刻也不怀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充分了解这个地区的目前局势的严重性。我们相信，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他们一定会根据和平的利益，排除别的其他考虑，甚至排除感情上的考虑，来作出决定；我们相信，这个决定也一定不会辜负非洲人民，特别是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阿扎尼亚的人民的期望。

主席： 谢谢马里代表对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由于一般性辩论发言人名单上要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过言了，我现在愿以坦桑尼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表明，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满意的是，我的好朋友，同事和兄弟，赞比亚的卡马纳先生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杰出主席的身份率领该理事会的代表团参加我们的讨论。卡马纳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参加肯定会使我们的讨论内容更加丰富。

我也要借此机会，对我们的朋友，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麦克布赖德先生的热心和杰出的服务表示坦桑尼亚政府的感谢。不言而喻的是，我们的兄弟，西南非民组的行政秘书长加罗布先生在会议开始时就这个问题的发言大大地有助于使安理会对该国际领土的发展取得正确的看法。

去年六月我国外交部长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正好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就纳米比亚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清楚地阐明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当时，他指出种族主义政权的狂妄和它对待安理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冷嘲热讽的态度。坦桑尼亚当时的结论是，南非政权的对抗立场没有改变安理会只有对这个政权采取执行的措施，以便使它非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定不可。

为了这个目的，坦桑尼亚代表同其他非洲代表团一起，提出了一项合理的决议草案，试图使安理会采取必要的执行措施。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安理会的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否决了这个合理的决议草案。当时，这些理事国中没有一个认为南非遵守了第366(1974)号决议。这些国家的发言表明了对种族主义政权的答复是如何的不够充分，但是，不仅答复不够充分，第366(1974)号决议明确列出的各项要求，也一个都没有执行。因此，政治犯们仍然在种族主义监狱中饱受折磨。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和惯例，过去不断，现在仍然继续在纳米比亚猖狂地推行。因政治上的理由，逃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继续

受到威胁，无法重返纳米比亚。政治观点的自由表达，很久以来就是，现在仍然是遥远的梦想。在此期间，南非执行的是可恶的班图斯坦化和所谓的本土政策。南非借举行领土内各部落间的所谓制宪会议，作为掩饰，试图替自己脸上搽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奇怪的是，阻挠必要的执行措施，竟用了三重否决。当时，有人告诉我们纳米比亚有改变的迹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追求的纳米比亚目标上有分歧。因此又有人告诉我们，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种族主义政权和联合国进行谈判，来鼓励产生变化。然而，我们以前都听过这些论点。一九七一年曾有过使这些论点实现的机会。纳米比亚人民的脑海中因而出现了无根无据的希望，以为他们的愿望终究要实现了。这些希望成了梦幻泡影。接触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南非从来没有接受联合国要它撤退这个基本立场。

安理会出现三重否决的遗憾场面以后，又过去六个多月了。投下否决票的国家在道义上，有对种族主义政权行施压力，使它接受联合国立场的义务。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国家提出的倡议。最近，其中两个国家在这方面采取了令人欢迎的主动措施，联合王国和法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一起，向联合国正式提出并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作为安全理事会 S/11945 号文件分发的倡议。

但是，尽管有这种倡议，在这六个月中我们仍没有看到纳米比亚有转好的迹象。事实上，压迫与日俱增。南非正在把纳米比亚变成向独立的邻国发动侵略的地区。南非这种做法，甚至违反了它自己接受的一九二〇年委任统治的条款。为了阻挠日益增长的争取自由的斗争浪潮，居民被迫迁离他们居住的地方。政治审判继续成为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柱，对具有与种族主义政权不同政治观点的非洲人进行清算继续是南非政府的一个重要工具。一切都说明了所谓制宪会谈是有名无实的。在搞制宪会谈时，不许对种族主义观点表示异议的人说话，拘留措施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不仅政治领袖遭受拘留，连教会领袖也难幸免。遭受拘留的领袖人物中，就有象奥吉比韦的路德教保罗派神学院院长泽弗奈亚·卡梅塔牧师。因此，

一些牧师本着对基督教义的体会，写出了教区信，竟而因此遭受逮捕，难道令人不感到奇怪吗？卡梅塔牧师的信提出以下不说也明白的观点：

“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不仅同纳米比亚的解放有关，而且有更远和更深的內容。南非的留驻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威胁。因此，我把推翻这个政府，看作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任务。在这个自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你可以成为基督徒一万多次，但是如果你不是白人，你会被当狗一样看待。”

安理会各位理事国不要感到奇怪，这封信的后果是卡梅塔牧师进了监牢。

于是，种族隔离继续在纳米比亚疯狂地推行。国际大家庭应该对那里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吗？无疑，安理会不可能漠视对纳米比亚人民权利明目张胆的侵犯，否则安理会就无法执行宪章交付给它的崇高任务。因为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全理事会的基本目标是使南非离开纳米比亚。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七年大会在其第2243(S-V)号决议中结束了南非的委任统治。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于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国际法院裁定南非有撤离纳米比亚领土的义务。安全理事会因此义不容辞，要采取必要措施，使种族隔离政权遵守本组织的决定。我们不能画饼充饥。

必须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使南非在各种国际往来中陷于完全孤立。在政治领域中必须将南非孤立。在这方面已取得重要的进展。但需要有更为协调的国际行动。例如，早就应该作到的是，完全断绝一切让南非政权享受某种形式的政治尊重的外交及其他关系。直接有关的是，我们要求断绝同南非政权的一切涉及纳米比亚的外交和其他政治关系。

同样，必须切断同南非的一切与纳米比亚有关的经济关系。我国代表团对外国公司在纳米比亚的作用感到不安。这些公司继续无情地剥削这个领土的经济。南非的《金融邮报》指出这个领土的经济特点是，“以殖民地形式经营，由南非作

为一个帝国主义势力，让领土的渔、矿财富，大部分饱了外国公司的私囊”。因此，产生的新财富，有三分之一以上被送到外国去。这些都是受剥削的黑人群众的血汗成果，他们从事工作的劳动制度甚至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那些从这些公司活动中获得利益的人们对于南非制度在纳米比亚犯下的罪恶，是无法保持清白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国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在牛津大学讲话时，对同南非进行经济勾结的后果，作了如下的说明：

“然而，所有那些在南非投资，或把南非当作国际大家庭应受尊重的成员的人们，都是在支持种族隔离和附带产生的一切。公司行号不会出于慈善而向外国投资的。他们投资的目的是赚钱或放钱生息。通过为了这种目的所作的投资，他们不但买了股票对所谓的“政治稳定”也开始感到兴趣了——在这里就等于是维持种族隔离。他们的投资越大利润就越高，他们对维持种族隔离的兴趣就越大。南非经济越强大，南非政府便能够拨出更多资源来维持种族特权。”

因此，应该同样明显的是，同南非在纳米比亚有任何经济关系，就等于支持南非政权在纳米比亚留驻。我们因此呼吁那些坐着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人们，请他们言出必行。其中一个行动，当然是中断同纳米比亚的一切经济关系。

南非对国际大家庭不理不睬已经太久了。现在正是使南非接受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权力的时候。在我们坦桑尼亚方面，我们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直至取得胜利。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整个纳米比亚取得独立。我们要抵制南非用粉饰和花言巧语来蒙骗世界人士的企图，我们反对任何分割领土的企图。我们拒绝其目的只在维持南非的占领和使该领土班图斯坦化的任何制宪会谈。我们仍然打算通过和平方法来取得解决，说得更准确一点，取得在性质上较少暴力的解决。

我们不但在世界论坛上，而且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都表明过这种意向，正如达累斯

萨拉姆宣言所清楚主张的，非洲继续认为，如果南非希望和平解决，它就应该执行第366(1974)号决议，从而接受联合国的权力和尊重纳米比亚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同时避免破坏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但由于南非拒绝遵守安理会的各项要求，我们除了要求对它采取必要措施以外便无其他办法。我们将继续支持在西南非民组有力领导下的英勇纳米比亚自由战士。对此我们丝毫不觉得抱歉，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有为自由而战斗的权利。一个人如果不为自由而战斗，将不再是人了。为了使所有人的获得更大的自由，他在战斗中有必要要求其他人给他支持，因为，也许我们对战争的必要感到十分遗憾，我们不能拒绝给予支持，正如一九四〇年代同盟国不能拒绝支持欧洲的抗战活动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主动权显然在南非的手上。由于流血而引起的对南非人民的仇恨，要由种族主义政权负责，要由它负全责。和平还是战争，全看南非了。

然而，也许还有人对南非的纳米比亚意图仍然怀有幻想。我已经指出，我们坦桑尼亚不怀这种幻想。在当前的辩论里，我们再一次听到了种族主义政权代表的嚣张言词。

我在一月二十七日行使答辩权时，指出了南非在安理会上的发言的空洞无物。我现在不要再浪费各位的时间，对该项发言作进一步的揭露。我只要说明，这次发言清楚说明了南非继续对安理会和国际大家庭的权力置之不理。还要说明的是从南非的观点看来，只有南非人承认的真理，才是真理。博萨先生的发言清楚证实南非还没有接受当代的现实。

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向该政权发出另一个挑战，看他们肯不肯接受纳米比亚人民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选举，自由表达的意见。对那些对南非意图仍然存疑的人们，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南非要使它的国际辩护者能够自圆其说，就应当接受这个挑战。

但是，有一点必须弄清楚，我们并不打算把我们自己和联合国同虚应故事的选举活动扯到一起。我们是想让这种选举，成为真正自由表达意见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选举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让所有逃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民领袖，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回到纳米比亚，让他们行使自由表达政见以及在不须得到许可和没有任何妨碍的情况下传播他们的意见的权利。我们把南非政权严格遵守人权宣言和撤消一切限制性法律看作必要的条件。简言之，南非必须彻底遵守安理会第366(1974)号决议所作出的各项要求。

我们在非洲都想要和平。但我们不能剥夺纳米比亚人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我们因此不能对他们的苦难无动于衷。纳米比亚必须获得自由。以票箱或枪杆子取得自由，并不是我们可作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要由南非来作的。而且，在作出这两个选择时，南非一些盟国的责任是异常沉重的。

现在，我以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要说的是，安理会已经结束了它的讨论，我认为现在已到处理昨天在S/11950号文件上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时候了。

安理会各理事国有人要就这项决议草案发言吗？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并将投票赞成由安理会八个成员提出载在第S/11950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主席先生，我要向你和其他几位工作文件的原始起草人表示高度的赞扬，你们以一种杰出的建设性精神来工作，这是政治家的重要品质，目的是要与安理会其他各代表团取得协调。

我国代表团尤其要向共同提案国表示谢意，由于这份最后的案文充分反映了我国的看法，建议了一些我们认为在本阶段最适宜采取的有关纳米比亚的行动。我们声明对这份决议草案中各项规定全无保留，相信这也是表明我们感谢的最佳方式。我只要回顾一下意大利对序言部分第3段提到的大会第3295(XXIX)号和第3399(XXX)号决议弃权的记录。

正如我在昨天发言中所强调的，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要有一个一致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我们今天投票就能获得这样的结果。只有大家采取一致行动，安理会才能对南非政府与南非人民产生影响，才能使我们进一步走向消灭我们长期面对的非法局面。因此我对今天的决议草案表示热烈欢迎，提请我们安理会的同事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草案。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对你今天在我们讨论中以坚定、有礼、开明的态度主持会议，表示诚恳的谢意。你使安理会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要面对的题目上，而不致把精神分散到与纳米比亚问题没有紧要关系的事情上去。这项成就当然有利于我们的工作，有利于我们得到最后积极的结果。

主席：既然没有人要发言，我现在把安全理事会面前的第S/11950号文件内由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举手表示

赞成：贝宁、中国、法国、圭亚那、意大利、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由于安理会十五个理事国都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我就不必再问有谁要投反对票或弃权了。所以，这项决议草案已经一致通过了。

我请要求在表决后对投票作解释的代表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刚才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我们要证明法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任何旨在使纳米比亚人民实施他们自决与独立权利的行动。我们要祝贺这项决议的提案国提出建设性的提议，使这份案文的实质对纳米比亚自由普选的组织产生了影响力。

但是法国代表团要作一点简单的评论。刚才安理会决定的案文提到某些在表决时我们弃权的决议。我们对那些决议以及与国际法院意见有关的纯粹是法律性质的一些决议所做的保留，都仍旧没有改变。然而，我要强调，这个简短的评论绝对不影响法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政治立场。

安理会的理事国都知道实际上的主要问题是规定联合国在自决进程中的任务，尤其是要南非接受这种规定。我国代表团认为关于本组织在将来可能举行的普选中应担任什么任务的问题，有必要谈谈我们的看法。

主席先生，在你进行的协商中，我们很注意地听到有人主张联合国的任务应该如同该决议的提案国所希望的那样广泛。我们相信联合国的任务应该有效应该具体。然而我们也认为，监督工作不应该造成设立一个机构与该领土选举前仍存在的行政机构大相庭迳。

正如我们在声明中指出，届时安理会应该决定这些选举应如何才能符合真正民主投票的要求。

最后我们要对决议的第3段发表意见。我们在这里是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而不是另一个国家的局势。我们谴责对一个独立国家进行任何外国干涉，不论它基于何种理由或借口。以这一点而论，我们认为单单谴责一个纳米比亚邻邦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并非公平之举。

主席先生，在结束对纳米比亚的辩论时，我要对你这一整个月来主持我们安理会的工作表示祝贺。我们对你的威信和切合实际的态度表示赞赏。我们也要向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肖恩·麦克布赖德先生祝贺。我们知道，他为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做了不懈的努力，以求符合正义和该领土人民的尊严。

主席：我谢谢法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斋藤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才通过的第S/11950号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做的一致决定表示满意。这是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最有意义的事。

两天前在我的发言中，我表示相信我们必需结束目前的僵局，致力于最迫切的行动——要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同时要使安理会采取一个一致的决定，这样才能加强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现在的决议符合了这项要求，这是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的主要原因。我希望南非政府对这项反应了安理会一致强烈愿望的决议作出响应，并使安理会能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来加以实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充分认识到我们有不可规避的责任来实施这项大家一致通过的决议。

结束我的发言以前，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决议提案国的赞赏，他们本着谅解的精神，照顾到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不同意见，在拟定案文时各方作出不懈的努力。

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对你，主席先生，的感谢。由于你在安理会正式和非正式讨论中负责主持，才带来了这个建议性的决定。我并且很高兴看到今天早上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再度选举你第五次连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这表现了该委员会对你的领导才干和正直品格极具信心，你的这些条件也极有利于安理会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大使充分合作下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该大使对于处理棘手的纳米比亚问题也作出极大贡献。

主席：我谢谢日本代表对我的夸奖。

赖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刚才对S/11950号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但是，我们对决议中有关自由选举的内容声明保留。我们认为，在南非军警及行政机构仍然统治和镇压着纳米比亚人民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举行什么所谓自由选举。这样做，有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用来变相继续其非法占领与统治纳米比亚的危险。我们还认为，要警惕并防止南非当局利用所谓“对话”来欺骗国际舆论。拖延撤出纳米比亚的企图。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我相信这是一次有用而重要的辩论，它显示出在座的各位对于如何进行的问题有相当程度的协议。阁下，你同安理会各成员的加紧协商，以及力图照顾到各成员的意见，这都对我们获得成功的结论大有助益。

我国代表团相信，刚才安理会十五个理事国所投下的赞成票增加了我们面前这份决议的权威性。我们完全赞成呼吁在联合国监督下在纳米比亚全部领土内举行自由选举，这是决议中的主题。由于我们自己对民主进程的承诺，我们尤其愿意赞成这样做。

同时，我国代表团仍要对刚才投票的决议中的某些方面表示保留。决议的序言部分回顾到一些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和大会中没有投票赞成的决议。更具体地说，我们对序言部分中关于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法律责任的第5第6段必需采取保留的立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大家熟知的。简单地说，我们依然认为，大会决议的地位是建议性的，实际上不是强制性的。

关于决议中所说的制宪进程，我们相信由安理会要求在纳米比亚实施选举，并保证选举在谨慎的监督下进行，这是正确而适当的。但是基于我国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所述的理由，我们对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未来任务，使用“控制”两字，要继续采取保留态度。我只能说，过去几天来，安理会中各成员在对联合国怎样才能善尽大家所期望的监督责任方面，确有广泛的相同看法，这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也注意到，我们面前这份案文执行部分第8段有意要安全理事会在适当的时候再对这个问题作更详细的讨论。正如我们早先已指出的，关于实施选举程序还有许

多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更仔细地审议。

关于执行部分第3段，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增强军事力量及任何利用该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基地，我要说明，我国代表团感到痛惜的不仅是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基地一事。我们对利用任何领土，不论在非洲以内或以外，作为攻击非洲国家的基地，都表示痛惜。当然，我们是在讨论纳米比亚，不是讨论安哥拉，但是我国代表团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愿接受任何对使用武力的片面的谴责。我国政府的立场是大家都熟知的，两天前又经我国外交大臣重申。我们反对任何在安哥拉的外力干涉。我们继续呼吁停火和政治解决，使安哥拉的人民能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在这方面，我们不认为在序言部分第8段中提到南非在该区的侵略性军事力量的增强是充分而公平地反映了实际情况。

最后，要提到我们支持执行部分第11段(b)和第12段(d)要求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和让最近因政治理由而流亡在外的所有纳米比亚人返国这两点，当时我们想到，这些纳米比亚人没有犯罪，也没有被控犯什么罪。

主席：我要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夸奖我在任务中所作有限的贡献。

莫伊尼汉（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为了响应你的呼吁，并由于你在整个这次辩论中表现的卓越领导才能和积极努力，我国代表团昨天把我们的发言谨限在讨论纳米比亚的发展和南非对该地的政策上。我要申明的是，在纳米比亚问题的范围内，单单在这一范围内，美国才决定对刚才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投赞成票。

本着我的同事联合王国代表刚才发言的精神，我可以说，毫无疑问地假设我们是讨论安哥拉——如有些同事不顾您主席先生的劝阻想讨论安哥拉，那么安理会就有责任要审查所有的外国干涉情况，包括目前在该处作战的非非洲军队在内。

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反映了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南非留驻纳米比亚一事的意见，也反映了我们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必需立即在联合国监督下获得实施他们自决的权利的意见。美国相信，对执行部分第7、8、9三段的解释，也就是对有关联

合国对纳米比亚自由选举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方式的解释，必需要把三段文字放在一齐考虑才对。

很明显的，安理会并没有把联合国监督这些选举的确切形式加以决定，而是留待联合国以后再订定。我们相信，安理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明智地避免了在这个问题可以具体审议以前，对联合国任务的确切性质作过早的规定。

最后，也许我是最后一名发言人，我要同先我发言的人，也可能就是所有其他的发言人一道，向你主席先生祝贺。你使我们获得了一项意见一致的结论——这在安理会任何会议中是罕见的，尤其在这个题目上更是罕见。关于世界社会对纳米比亚人民担负的责任我们得到一致结论，我要向你祝贺，阁下，你这一个月来在我们草拟决议和其他折冲的过程中，表现出极不寻常的耐性。我真希望能学习你的榜样来提高自己的能力，相信大家也都有这种希望。

末了，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得到联合国高级专员肖恩·布赖德先生所体现的突出的道义领导和行政才能再度表示赞佩。

主席：我谢谢美国代表对我个人这样热诚的夸奖。

现在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发言。

卡曼纳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我不想占用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过多的时间。我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要求发言，只不过要对你，主席先生，在主持审议时的非常熟练而开明的方法表示赞赏。我们要向你致敬。

我们也向刚才一致通过的决议的提案国致谢，他们在准备这个决议以及从事必要的协商上劳苦功高，才能造成今天下午我们亲眼见到的重大的成果。

我们也要赞扬安全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国，他们在讨论这个极端重要的纳米比亚问题时采取了现实的态度。我们感激他们让我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们参加辩论。

我们希望南非将会警觉到它的孤立，从而立即采取步骤，放弃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也相信刚才通过的决议不会又是一纸空文，相反地，它会得到执行，这也是我们的希望。

主席：谢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行政书记摩西·加罗布先生。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加罗布先生，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行政书记：我们代表团现在发言的唯一理由是要对安理会的理事国表示我们深刻的感谢，他们刚才一致投下的赞成票保证了 S/11950 号文件内决议草案的通过。对我们来说，尽管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尽管对该决议有所保留，但它表明安理会最少在一件事上是全体一致的：即南非在纳米比亚留驻是非法的，它必须撤离，并且纳米比亚人民必须行使他们独立的权利。我们确实要为这一点向安理会的理事国表示非常的感谢。

第二，我们愿趁此机会向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我们的好兄弟，卡曼纳先生，和纳米比亚高级专员麦克布赖德先生表示同样的感谢，他们可以说是在我们日复一

日地直接从事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同我们紧密联系的人。

我们相信今天在这里投下的票使安理会坚定地采取正确道路，维护它的权威，确保南非撤出纳米比亚。我们并且相信它是对我们自决和独立权利的一个保证，但是，最重要地，它对我们是一种表示，即安理会是我国解放事业的伙伴。我们也愿向不是安理会理事国、但贡献他们的宝贵时间来参加这次辩论的一切联合国会员国表示感谢。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主席先生，我愿向你本人和坦桑尼亚共和国政府道谢，你的工作保证了这项决议的一致通过。我亲自看到你为了确保安理会对这个决议会作出全体一致的协议所作的努力、所花费的时间和所使用的精力。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愿代表我们代表团说我一直对你本人充满信心。我见过你主持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从不怀疑你总是努力设法达成共同意见和积极的作法。虽然你很年青，但是你的工作已使你赢得了一切年龄的人的尊敬。

最后，我愿趁此机会，代表西南非民组，事实上代表纳米比亚人民，感谢安理会刚才所投的票。我们诚恳地希望安理会将确保执行这个决议。

主席：谢谢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代表对我说的非常客气的话。我们现在结束关于我们议程项目现阶段的讨论。

主席发言

主席：在散会前，我要通知各理事国，我收到科摩罗国家元首阿里·索伊利希先生发给我的下面这封电报：

“我谨通知你，法国对科摩罗的领土发动侵略，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法国政府蔑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打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在马约特举办一次公民投票。

根据法国的法律规定，马约特是科摩罗领土一个构成部分，自一九一二年以来，法国的法律也始终承认这个群岛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统一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联合国接纳包括昂儒昂、马约特、莫埃利和大科摩罗四岛的科摩罗国为会员国。鉴于这个悍然的侵略行为，我谨要求你紧急召开安全理事会，以便维持群岛上的和平，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障我国领土完整。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科摩罗国家元首
阿里·索伊利希”

这封电报已经编号为S/11953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发表，并且已经散发给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

依照惯例，安全理事会主席——也就是我本人和我的继任者——将与安理会各理事国接触，以便使主席能够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进一步的适当步骤。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科摩罗问题不是新的问题。事实上，自从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科摩罗独立以来，它就与从前的那个殖民国家发生了问题。那个从前的殖民国家，法国，曾企图并且还在企图把马约特——科摩罗的一个组成部分——保持在它的权力之下。它进行了报复性措施，使得新共和国行政部门的技术服务陷于瘫痪。这些措施的后果对科摩罗人民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由于科摩罗共和国所面对的各式各样困难都是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所以法国的这些措施就更加应该受到谴责、更加令人感到不正当了。

根据法国自身的法律——正如电报上告诉我们的——马约特是科摩罗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自从一九一二年以来，法国就承认这个群岛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统一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联合国接纳包括昂儒昂、马约特、莫埃利和大科摩罗四岛的科摩罗国为会员国。大会在其决议内……

主席：我向利比亚代表道歉，但我愿向他提出一个呼吁。由于这个项目还没有列在安理会的议程上面，他谈到这个问题的细节也许是不恰当的。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不准备谈这个问题的细节。我有一个要求，但我必须先加以解释。我要请求安理会采取行动。我必须解释为什么要迫切地采取行动。我不会谈这个问题的细节。我知道我们还没有决定把它列入安理会的议程，但是因为这个电报已经散发给了所有的理事国，又因为法国代表团散发了一件新闻公报，所以我认为我必须解释为什么我要请安理会采取迫切的行动。

主席：请法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通常安理会在决定将一件案文或问题列入议程以前不加以讨论。主席先生，你说过你已经收到一封电报，并且你说过安理会主席，即你自己或你的继任者，将举行协商来决定对那封电报要采取什么做法。我请求按照通常程序行事。我要正式对利比亚代表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提出反对。他可以要求安理会召开一次会议，但在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以前他不能讨论它。当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后，我准备就这个问题发言，即使它在今天就被列入议程。我的目的不是要拖延辩论，但我不能接受讨论一个没有列在安理会议程上的题目。

主席：我必须说法国代表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假如利比亚代表只希望提出一个建议，那么他可以那样做。但是假如对这一建议的是非曲直加以讨论，则对安理会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因为这个项目还没有列在安理会议程上。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愿请求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我并且认为解释它的紧急性是恰当的。大会第 3385(XXX) 号决议……

主席：我愿向来自利比亚的同事呼吁，因为我能够看到我们也许会被一大堆程序问题所困住。我想他已经表示了他的意见，即他要安理会紧急地召开一次会议。作为安理会主席，我当然会考虑到这项事实，即至少有一个安理会的理事国希望紧急地审议这件事。在我或我的继任者主持协商时，将会考虑到这个特别的要求。因此我向他呼吁，不要再继续作实质的讨论。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阁下，我没有谈任何实质的事。我说这个问题很紧急，因为二月八日有一次公民投票……

主席：请法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是这样写的：“纳米比亚局势”。议程上没有其他的项目了。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利比亚代表团要求把这个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

主席：我非常尊重我的利比亚同事，我愿声明他的要求会被考虑到的。但是就象法国代表正确地说到的，我不以为我们现在能够讨论这个项目。利比亚代表已经提出了他的要求，这个要求将获得考虑。安理会主席当然会考虑我们的利比亚同事提出的具体建议：鉴于这件事的紧急性，应该对这个问题尽快地加以审议。因此我愿向他、向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呼吁，请大家同意，现在没有必要就是否一个代表团能对这个项目发言的事举行一场程序的讨论。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不是就这个项目发言。我要说的是这个问题很急迫，我提议举行一次会议。我还是想要完成我的发言。我是要建

议我们明天或星期一举行一次会议。 这就是我所要说的。 这就是我的具体建议。

主席：谢谢利比亚大使。 再说一遍，就象这场讨论开始时我所说的，在安理会主席将进行的正式协商时，我们利比亚同事提出的具体建议将会被考虑到。

在散会前，我愿趁此机会向安理会全体理事国道谢，他们在这个月里给了我极佳的合作，对我非常的礼遇——不仅是公开的礼遇、并且最重要的是安理会全体理事国，无一例外，对我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了极佳的合作。

下午六时零五分散会